

历史小故事丛书

十字军东征

刘锡钧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郑州

历史小故事丛书

十字军东征

刘 锡 钧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82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R10105·157 定价0.41元

目 录

农民走投无路 揭竿而起	(1)
骑士无地无产 横行霸道	(10)
摇唇鼓舌	(21)
东征前奏	(31)
第一个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46)
第二个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55)
占领耶路撒冷	(62)
土鲁斯伯爵雷门	(69)
帝王亲征	(79)
穆斯林英雄——萨拉丁	(90)
德皇红胡腓特烈	(100)
英国狮心王理查	(110)
策划罪恶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1)
蹂躏君士坦丁堡	(134)
儿童的悲剧	(146)
人民的觉醒	(157)

农民走投无路 揭竿而起

十一世纪，西欧几个国家的农民几乎完全沦为农奴。灾难一个跟着一个降临在他们头上。

公元1089—1095年，欧洲连续遭受七年旱灾，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好象在热浪中窒息了，停滞了。太阳每天很早就升得高高的，象火球一样吊在空中，烤得到处火烧火燎，晒得地上象着了火似的，直冒烟。大地烫得象火炭，庄稼和树木疲倦地蜷缩着身子打蔫（niān）了、干枯了，绿油油的田野变成了一片可怕的焦黄。

河流干涸，大地裂成条条缝隙。天上飞的小鸟常常会昏头昏脑地从空中坠落于地；鸡、鸭、兔、羊相继而死，最后连大牲畜——农民相依为命的老牛、大马也一个又一个地死掉了。农民落在了难以忍受的火坑里受苦受罪，野草、树叶、树皮、树根很快被抢吃一光。

骇人听闻的人吃人的惨状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谋害路人，残杀儿童，吃人肉的事屡屡发生。

在法国图尔纽斯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

图尔纽斯市场的东边，有一家新开的卖牛肉的店铺，生意十分兴隆。这家店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魔鬼”。虽然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但怎么也掩饰不住那狡黠的眼里所流露出来的凶残神气。人们背后都议论他是一个诡秘莫测的人物。

一天清晨，几个早早来买肉的人咚咚地敲着紧锁着的大门，敲了半天，大门仍旧紧紧地关闭着。

“怎么回事，还不开门，咱们翻墙过去看看！”说话的是一位身材矮小，黄头发，蓝眼睛，圆圆的小脸显得很幼稚的年轻人。

他的话马上得到了周围几个人的赞同。他们轻盈地跳过了墙头，只见“魔鬼”正在行凶杀人。他们怀着恐怖、厌恶和愤怒，轻手轻脚地越墙而出，跑到教堂将“魔鬼”告了。教堂立刻差人前去捉拿。等曹军赶到时，“魔鬼”和往日一样，正从容不迫地卖“牛肉”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讲实话。你卖的是什么‘牛肉’？天哪！你罪孽深重啊！”曹军大声喊叫着。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大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都集中在“魔鬼”身上。

“这年头，牛早就死光了，哪来这么多牛肉可卖？当然卖的就是人肉呗！”“魔鬼”当众承认，毫不抵

赖地说。

“魔鬼”被逮捕了，这家店铺被贴上了封条。

几天之后，这个“魔鬼”被五花大绑在图尔纽斯广场中央，身边堆满了干柴。

教堂里响过了凄凉的钟声以后，主教被他手下的教士和侍祭们簇拥着从教堂里慢慢地走了出来，站在高大的祭坛前，用洪亮而平稳的声调念着序祷词。

老一套的仪式继续进行下去，主教直挺挺地默站在那儿。那闪光的主教帽和金色的锦缎法衣迎着阳光反射光彩，白长袍沉重的襞裯^①拖在地上。等大家听到“请赐福吧，主教大人”时，主教才向香炉俯下去开始祝福。

“魔鬼”被按倒在地，一个体重大约有两百磅的大力士，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紧紧握着一根大约有四英尺长的粗粗的藤条，他叉开双腿，摆好架式站在那里，突然高举起藤条，“唰”的一声横抽在“魔鬼”的身上，顿时，豆大的汗珠顺着“魔鬼”宽大的前额滚了下来，两边额角的肌肉也在剧烈地颤抖。但他还不肯丢面子，没有哼一声。大力士又连续抽打起来，直到“魔鬼”晕过去，不动弹

^①襞裯：(bì jiǎn 壁简)衣服上打的褶子。

了，方才停手。

过了好一会，“魔鬼”稍稍醒了过来，他再也不敢装横了，有气无力地说：

“小人愿出全部家产赎罪！”

“上帝有灵，这个恶棍终于醒悟过来了，大慈大悲呀！大慈大悲！为他诵读免罪表吧！”主教大人暗露喜色，皮笑肉不笑地说。

此时“魔鬼”面色苍白，如同幽灵一般，浑身象筛糠似地抖作一团。教士在祭坛前跪下来，一扬一顿地高声诵读免罪书。教士按礼仪诵读完毕，便把耶稣蒙难的十字架挂在了“魔鬼”的胸前。

又是一声凄凉的钟声响过之后，主教大人那一双深陷的眼睛里闪着恶狠狠的凶光，他目视前方，嗡嗡低语一声：

“点火！送‘魔鬼’升天堂！”

教士机械地拉长声音重复喊道：“点——火！送——‘魔鬼’——升——天堂！”

人们几乎都屏住了呼吸，一双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魔鬼”。

曹军蹲下身去点燃了柴堆，大火顿时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了。火舌无情地舔着“魔鬼”。“魔鬼”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栽倒在大火里。大火立刻将他吞

噬(shì世)掉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被烧焦了的“魔鬼”的肉体夜里已被别人扒出来吃掉了。

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在饥馑的大旱之年，饥寒交迫的农民，又遭到瘟疫的袭击。传染病使欧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的一些城镇人烟灭绝，许多村落十室九空。

德国的累根斯堡位于多瑙河上游，本来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地区，但由于霍乱、鼠疫的流行，这里变得一片荒凉、萧条。

霍乱流行，使多少农民面颊削瘦，颧骨突出，眼球下陷，皮肤发绀(gān 稍微带红的黑色)，两只手犹如久久泡在水中的洗衣女工之手。他们的身体肿得又肥又大，走起路来软弱无力，象喝醉酒似的跌跌撞撞，东摇西摆。尽管这样，他们每天仍旧去天主教堂做弥撒①，虔诚地在祭坛前，屈膝行礼。有的病人膝部肿胀得透明，一跪下去就站不起来。教堂里的气氛使人感到抑郁、沮丧。每天做弥撒不但没有感动上帝，反

①弥撒：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面饼和葡萄酒表示耶稣的身体和血来祭祀天主。

而因为这种集会，霍乱的传染得以蔓延。

许多病人由于上吐下泻，肌肉阵阵痉挛，不能去教堂做弥撒，便在低矮、寒碜(chěn)的茅屋内设祭坛，在祭坛上点起蜡烛，天天祷告。

可是苍天无眼，不但霍乱没有停止，可怕的鼠疫又来大显威风。

大量的鼠疫杆菌使多少人淋巴结肿大，皮肤出现紫斑、溃烂、化脓，最后各个器官出血而死。

尤为痛苦的要属头上长疮的病人，这些人为了医病，不得不懊丧地把头发剪掉，露出一副难看的样子。头发向来被人们看作是一件十分亲切的东西，不管头发是黑亮的，还是淡黄的；是浓密的，还是稀疏的；是卷曲的，还是硬直的，人们都会感到它是自己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这些人的头发被剃得精光时，哭得真是伤心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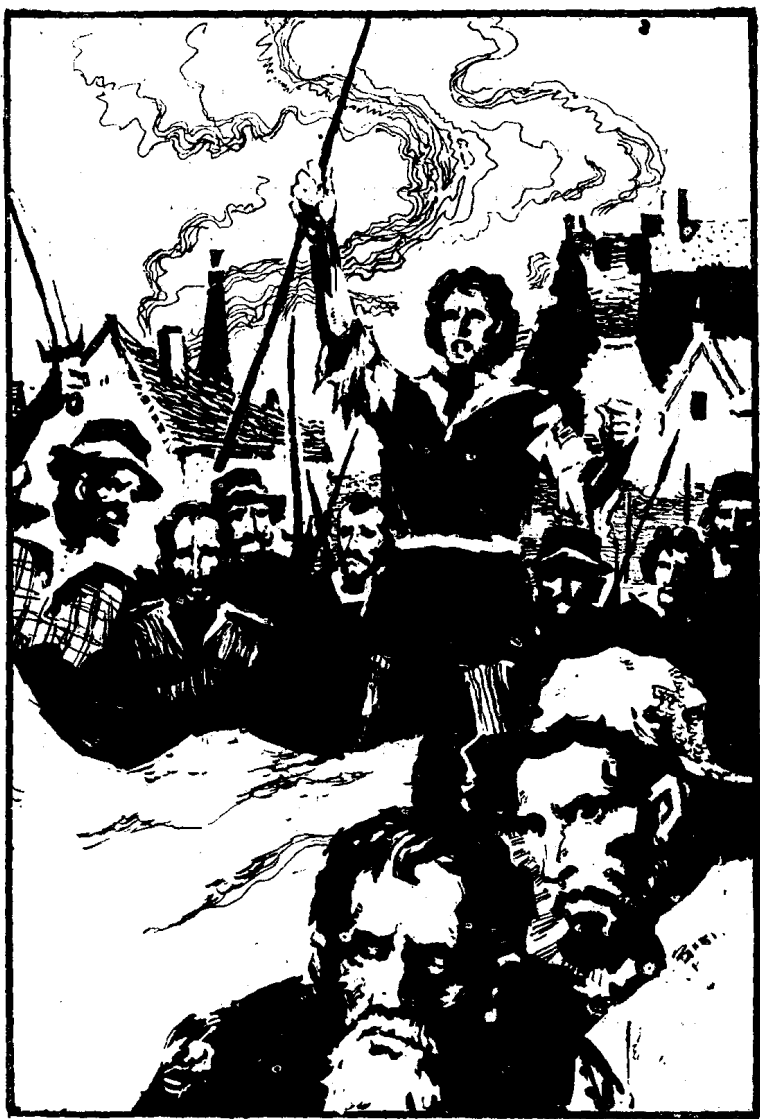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三个月中累根斯堡居民死于鼠疫、霍乱的竟达八千五百人之多。

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封建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并没有收敛，他们为了满足侈奢腐化的生活，反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种种税收。除了地租，还有人头税，另外又要收森林费、草地费、养兵费、法庭费、桥梁费、市场费……

受宗教长期统治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对于落在他们身上的灾难，总是用宗教的人生观来看待，加以忍受，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上帝震怒”的结果，是上帝降下来的惩罚。由此产生了一种思想，只有向赫然震怒的上帝请求饶恕，才能摆脱痛苦的生活。

完全处于教会影响下的可怜农民，觉得如果罪孽深重的人类能够完成某种特殊的非常英勇的功德，来证明自己信奉上帝的虔诚，那就能将功“赎罪”；如果人们能够为信仰而忍受苦难，那么法力无边的上帝可能会转怒为喜，给人们带来福音。当时流行甚广的“苦行精神”便是这种信仰的表示。有的人力求“灭情绝欲”，倾心于修道院，向往离开尘世的生活；有的农家少女拒不结婚，借此脱离人世苦海；有的男子放弃财产，以免财产使心灵受苦；有的逃进森林，过着原始的野人生活……“苦行精神”支配着前途茫茫、生活一天比一天暗淡的人。更有甚者，有些人看不见摆脱贫困和苦难的出路，完全陷入绝望，便出现了一起又一起的集体自杀的惨景。

也有些地方，领主贪得无厌的盘剥，激起了农民理所当然的反抗，农民开始骚动了。怨愤不驯的农民揭竿而起，用抢劫和纵火收拾封建主和教会，从他们那里抢得粮食和衣物，寻求生存的出路。他们高呼“杀



死权贵，焚烧教堂，求得生存”的口号，严重打击着封建统治者。

教会宣布他们是“异端”、“叛教者”，但是，农民的骚动毕竟震醒了封建主和教会，使他们感到农民反抗的威胁了。

骑士无地无产 横行霸道

根据西欧封建法典的规定，封建主的领地和财产不是分给所有的儿子，而是全部传给长子。这样，一大批没有继承权因而无地无产的“光蛋”骑士出现了。

这一大批骑士从小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长大成人之后哪能安于贫困的处境？在骑士们的心目中，解决困窘生活的捷径便是抢劫和掠夺。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单枪匹马，横行于法国、法兰德、洛林和其他地方。

公元1095年夏，克洛芒一家领主伯罗突然得病死去了。依照惯例，在父亲葬礼的第七天，由长子伯尔设宴再一次祭祀亡父，并向全家宣读封建法典中的长子继承权。弟兄们吃最后一顿团圆饭后便要分道扬镳（biāo标）了。

二儿子吉尔失魂落魄地坐在桌子的一角，一动不动，象一个木头人。吉尔凝视着这一桌佳肴（yáo尧）美馐（zhuàn转），身子不禁颤栗起来——这可怕的一天

终于来临了。巨大的惆怅煎熬着他，他的心在悲泣！

七天，短短的七天，吉尔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恐怖的遗弃之感压倒了他，好象每经过一天，这神密的螺丝钉就拧紧一圈。他将从一个阔少爷一下子沦为“乞丐”，他受不了这极端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他的思想感情从痛苦到忧愁，从忧愁到颓丧。当他看到哥哥伯尔洋洋得意地坐在父亲常坐的一家之主的位置上，他不由自主地地下意识地产生了仇视的情感，好象兄弟之间突然裂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席间，从哥哥伯尔冷漠的眼神里，吉尔觉察到了自己的地位陡然下降，人世间没有比社会地位一下子低落更为苦恼的事了。伯尔将继承父亲的全部家产，他心满意足，但还是装着一副悲伤的样子说：

“亲爱的弟弟，你们不要过分地悲伤，你们虽然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但还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的，我将永远保卫着你们。亲爱的，让我们喝酒吧！”

伯尔的话并没有打破沉默，母亲也为两个即将沦为无产骑士的儿子担心，温柔地劝慰道：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不必难过，这都是上帝的安排，我们是虔诚的教徒，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你们没有得到恩泽，是因为你们前世没有行善，这次离

家以后，你们要多做善事，来世就能得到更多的财富。我祝福你们会交上好运！”

“不，母亲，真的，我和弟弟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庭的！”吉尔满脸涨得绯红，发窘地低声说道。

“亲爱的弟弟，你错了。父母亲在你们小的时候同对待我一样，满足了你们所有的欲望。并没有因为你们不是长子而亏待了你们，这已经足够了！”伯尔高声说道，恨不得立即就把这两个多余的人赶走，免得跟他找麻烦。

“是的，父母亲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可是……”吉尔踌躇着说了下去，“早期的爱抚使我们成了温室的花草，怎么能经得起贫困的折磨呢？我们的前景是多么悲惨凄凉啊，简直是让我们走向坟墓！难道你当哥哥的就不能可怜可怜同胞兄弟吗？”吉尔说完便伏在桌子上哽咽起来。

“白痴！”伯尔两手叉腰，鄙夷地瞪着吉尔，但他马上又假惺惺地说：“我不妨对你们坦白地说，亲爱的弟弟们，我多么想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啊，可是只怕神父^①不答应。长子继承权是任何人也不能破坏

①神父：天主教一般的神职人员。协助主教管理教务，通常是一个教堂的负责人。

的。”伯尔特意把“长子继承权”这五个字说得特别重。

波尔满脸泪痕地站到母亲跟前颤声问道：

“妈妈，是您和哥哥要抛弃我们吗？”

母亲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忍不住落下泪来。她是没有力量挽救自己的孩子的，为此她大病一场，不久便去世了。

吉尔和波尔心里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悲哀和愤怒，不得不离开生活多年的豪华阔绰的家庭，一人骑着一匹马，慢腾腾地向骑士集中的城堡走去。这时正是炎热的中午，柳枝上“知了、知了”聒噪的蝉鸣声，搅得弟兄俩的心里极不宁静。

财富，它会招引虚伪的朋友来到你的身边，贫穷又可以使虚伪的朋友离开。现在这两个孤独的人走在路上，相识的人也不再同他们打招呼，更有甚者，用音义相关的笑话嘲笑他们。那一双双冷漠的眼睛啊，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心。他们仿佛置身于茫茫的黑夜之中。迷迷糊糊，踉踉跄跄，象醉汉一样地终于到了骑士城堡。波尔高声呼喊了半天，才叫开了城门，走来了几个骑士，一见他们，便亲切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说：

“又增加了两个新伙伴！”

吉尔突然一阵昏花，身子再也站不住了，要不是有人一把搀扶住，说不定他会晕倒在地的。

吉尔弟兄两个被送进一所巨大而阴沉的集体住宅。当天晚上，他俩说什么也睡不着，对慈爱母亲的思念和对豪华生活的留恋不断缠绕着他们，嫉妒哥哥的满腔怒火折磨着他们。

天刚蒙蒙亮，吉尔便走近壁龛（kān刊，供奉神佛的小阁子），在十字架前跪下去，他竭力安定自己的心神，机械地一遍一遍将祷文背诵了好久，想以此排除掉自己心中的烦恼。他反反复复地叨念着：

“主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响过之后，几个骑士蜂拥而入，他们将肩上扛的一袋袋粮食随便地扔满一地，并且大声地嚷着：

“唉，真倒霉！出去了半天，才抢来这么一点粮食。农民的油水真是太少了！”

吉尔困惑地望着他们问：“这粮食是抢——抢农民的？”他一提到“抢”字，苍白的脸上露出惊慌的神情。

“不抢吃什么！”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年轻骑士不以为然地说。

“象我们这些被该死的长子继承权抛弃的穷光